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二百

九十九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十八

史部

宋史卷二百九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四十九

曹利用

孫繼鄴附

張耆

子希一等

楊崇勳

夏守恩

弟守贊子隨

狄青

張玉孫節附

郭達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寧晉人父諫擢明經第仕至右補闕以武畧改崇儀使利用少喜談辯慷慨有志操諫卒

補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遷為廊延路走馮承受公事

景德元年契丹寇河北真宗幸澶州射殺契丹大將達
蘭契丹欲收兵去使王繼忠議和擇可使契丹者利用
適奏事行在樞密院以利用應選帝曰此重事也毋輕
用人明日樞密使王繼英又薦利用遂授閤門祇候崇
儀副使奉書詣契丹軍帝語利用曰契丹南來不求地
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
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

不敢生還帝壯其言利用馳至軍中耶律隆緒母見利用車上車輒設橫板布食器召與飲食其從臣重行坐飲食畢果議關南地利用拒之遣其臣韓杞來報命利用再使契丹契丹母曰晉德我界我關南地周世宗取之今宜還我利用曰晉人以地畀契丹周人取之我朝不知也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利用不敢以聞其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歸則愧吾國人矣利用曰

子盍為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讐不得而
息非國利也契丹度不可屈和議遂定利用奉約書以
歸擢東上閣門使忠州刺史賜第京師契丹遣使來聘
遂命利用迎勞之知宜州劉永規馭下殘酷軍校乘衆
怨殺永規叛陷柳城縣圍象州分兵掠廣州嶺南騷動
帝謂輔臣曰向者司天占候當用兵朕固憂遠方守將
非其人以起邊釁今果然曹利用曉方畧盡心於事其
以為廣南安撫使利用至嶺外遇賊武仙縣賊持健標

蒙采盾衣甲堅利鋒鏑不能入利用使士持巨斧長刀
破盾遂斬首以徇嶺南平遷引進使歷客省使嘉州防
禦使出為廊延路總管大中祥符七年拜樞密副使加
宣徽北院使同知院事進知院事遂拜樞密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利用在位既久頗恃功天禧二年輔臣丁
謂李迪爭論帝前迪斥謂姦邪因言利用與之為朋黨
利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捐軀以入不測之境迪
不逮臣也迪坐是免而利用以檢校太師兼太子少保

為會靈觀使進尚書右僕射乾興初加左僕射兼侍中
武寧軍節度使景靈宮使詔如曹彬給公使錢歲萬緡
契丹使者肅從順桀鰲稱疾留館下不時發朝廷遣使
問勞相望於道利用請一切罷之從順乃引去加司空
舊制樞密使雖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令猶班宰相下
乾興中王曾由次相為會靈觀使利用由樞密使領景
靈宮使時重宮觀使詔利用班曾上議者非之未幾曾
進昭文館大學士王清昭應宮使將告謝而利用猶欲

班會上閤門不敢裁帝與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班閤門惶懼莫知所出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臣王曾等告謝班既定而利用怏怏不平帝使同列慰曉之仍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益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尋召張旻於河陽為樞密使利用疑代已始悔懼焉初章獻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居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

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鞋左右指以示太后曰利用在先
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領之利用奏抑內降恩難屢卻亦
有不得已從之者人揣知之或給太后曰蒙恩得內降
輒不從今利用家媪陰諾臣請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
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怒內侍羅崇勲得罪太后使利用
召崇勲戒敕之利用去崇勲冠幘詬斥良久崇勲恨之
會從子汭為趙州兵馬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汭
不法事奏上崇勲請往按治遂窮探其獄汭坐被酒衣

黃衣令人呼萬歲杖死初汭事起即罷利用樞密使加
兼侍中判鄧州及汭誅謫左千牛衛將軍知隨州又坐
私貸景靈宮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內侍
楊懷敏護送諸子各奪二官沒所賜第籍其貲黜親屬
十餘人宦者多惡利用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以語
逼之利用素剛遂投繯而絕以暴卒聞後其家請居鄧
州帝惻然許之命其子內殿崇班淵監本州稅明道二
年追復節度兼侍中後贈太傅還諸子官賜諡襄悼命

學士趙傑作神道碑帝為篆其額曰旌功之碑詔歸所
沒舊產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
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在朝廷忠蓋有守始終不為屈
死非其罪天下寬之

孫繼鄴字元嗣其先金陵人祖謙事李昇為長劍都指
揮使南伐閩援兵不至戰死父承睿時為小校憤將兵
者不如期致其父沒乃刺殺之亡去轉徙淮楚間久之
入京師以策上太宗授左班殿直終左藏庫使繼鄴初

以三班奉職監涪陽酒稅會宜州陳進反曹利用辟以
自隨為前驅破賊于象州大烏嶺以功遷左侍禁端州
兵馬監押徙泰州永寧砦總徙城洛門改西頭供奉官
晁迥薦為閤門祇候上御戎策十數事又用曹瑋薦為
廊延路兵馬都監徙知環州累遷崇儀副使會修築洪
德砦與總兵者論事不協絀為蕘州兵馬都監起知保
安軍徙涇州使契丹樞密使曹利用欲用之繼鄴惡其
權盛陰知利用將有禍數以疾辭遂除左龍武軍統軍

致仕利用貶復為崇儀副使遷供備庫使知石州徙保
州領恩州刺史知雄州累遷西上閤門使擢為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端州防禦使出為環慶路副都總管道
改涇原路兼知渭州建言蕭關故道前控大川善水草
賊騎所從出也誠得屬羗與奉賜且羈其酋領使為藩
籬則可無西顧憂矣為步軍都虞候徙真定路卒

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給事真宗藩邸及即位授
西頭供奉官嘗與石知顥侍射苑中連發中的擢供備

庫副使帶御器械咸平中契丹犯邊以功遷南作坊使
昭州刺史天雄軍兵馬鈐轄邊兵未解徙鎮州行營鈐
轄又徙定州契丹圍望都者與諸將從間道往援比至
城已陷矣者與敵戰身被數創殺契丹驍將遲明復戰
而王繼忠為契丹所執者還因言天道方利先舉者請
大舉討之及上興師出境之日帝以問輔臣以為不可
遷昭州團練使并代州鈐轄明年契丹兵復入帝欲親
征者奏邊事十餘條多論兵貴持重及所以取勝者召

還入對帝曰卿嘗請北伐契丹入塞與卿所請興師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領守澶州而未得人如何者請行帝喜命為駕前西面鈐轄令至澶州候契丹遠近者馳騎往改東面排陣鈐轄事平會曹州趙諫告者受金為人求薦禮部貶供備庫使潞州都監久之事稍辨復官管勾皇城司帝以耆歷河東稔邊事召耆至宣和閣問地里險易狀耆因言雲應蔚朔四郡間遣人以文移至并代間非覘邊虛實即欲熟道路宜密諭代州使自雲

應蔚至者由大石谷入自朔至者由士塏入餘間道皆塞之以示險景德罷兵者與曹璨李神祐岑保正閱軍籍請汰罷癯者遷英州防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從帝東封遷絳州防禦使殿前都虞候時建玉清宮者奏疏謂殫國財力非所以承天意遷相州觀察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祀汾陰授威塞軍節度使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罷判河陽丁父母憂起復徙武寧軍節度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累遷鎮安軍淮南

節度使判壽州遣中書舍人張師德就賜告敕尋召為
樞密使兼羣牧制置使會靈觀使先名旻至是表改名
耆加尚書左僕射歷河陽泰寧山南東道昭德軍節度
使進兼侍中封鄧國公章獻太后崩以左僕射護國軍
節度出判許州移襄鄧孟許陳壽六州封徐國公耆為
人重密有智數真宗在東宮嘗命授以論語左氏春秋
後又賜宸戒二十條及聖政記冊府元龜故頗知傳記
及術數之學言象緯輒中章獻太后微時嘗寓其家耆

事之甚謹及太后預政寵遇最厚賜第尚書省西凡七

百楹安佚富盛踰四十年家居為曲闌積百貨其中與

羣婢相貿易有病者親為診切以藥償之欲錢不出也

所歷藩鎮人頗以為擾然御諸子嚴日一見之即出就

外舍論者亦以此多之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太師兼

侍中諡榮僖子二十四人得一慶歷中守貝州妖人王

則作亂不能死又與之草禮儀伏誅可一坐與羣婢賊

殺其妻棄市利一團練使誠一客省使樞密都承旨希

一字簡翁以父者任累官引進使歷知冀邢等九州貝
州叛希一先引兵至得其水門猶絰兄得一累監洪州
鹽復為河北緣邊安撫副使請徙邊兵內地以寬糴費
每州歲為市平以糴邊穀使人不能高下其價戍卒之
孥給糧先軍士一日使其家為伍保坐以逃亡之累皆
著為法徙成都利州路鈐轄真定府路總管累使遼及
館客遼人嘗以雄州不當禁漁界河及役白溝兩屬民
為言希一曰界河之禁起於大國統和年今文移尚存

白溝本輸中國田租我太宗特除之自是大國侵牟立
稅故名兩屬惡有中國不役之理遼人詞塞以均州防
禦使提舉集禧觀卒弟利一

利一字和叔以蔭補供奉官光州都監提點京東淮南
刑獄知莫冀二州為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兼閤門通事
舍人知廣信軍諜告遼人宋元寇邊利一置酒高會於
譙門元率眾遁去徙知保州雄州累遷西上閤門使嘉
州團練使遼人刺兩屬民為兵民不堪其辱利一綏來

之有大姓舉族南徙慕而來者至二萬利一發廩振恤
且移詰涿州自是不敢復刺巡檢趙用有罪坐不察舉
改衛州鈐轄久之為定州路鈐轄進馬部軍總管徙真
定大名府路歷知代滄澶鄭相州終雄州團練使

楊崇勳字寶臣薊州人祖守斌事太祖為龍捷指揮使
父全美事太宗為殿前指揮使崇勳以父仕為東西班
承旨事真宗於東宮帝嘗曰聞若嗜學吾授若書崇勳
自是稍通兵法及前代興廢之事真宗即位遷左侍禁

西頭供奉官寄班祗候雷有終討王均崇勳承受公事
以奏捷擢內殿崇班累遷西上閤門使羣牧都監改副
使以左衛大將軍恩州刺史為樞密都承旨尋提舉樞
密諸房通進銀臺司事以英州防禦使為馬軍都虞候
并代州馬步軍副都總管留為客省使領羣牧使真宗
久不豫寇準罷入內副都知周懷政謀奉帝為太上皇
傳位太子復相準嘗以謀訪崇勳崇勳以變告丁謂得
其辭夜造曹利用共議發之翌日誅懷政擢崇勳鄧州

觀察使不拜乃以內客省使領桂州觀察使復兼羣牧使初羣牧置使皆以文臣領之崇勳曰馬者戰備雖無事可去邠仁宗即位以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陳州授殿前都虞候真定府定州路副都總管知定州歷馬軍副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使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宮中火為修葺副使又歷鎮南定武軍山南東道節度使章獻與仁宗言先帝最稱崇勳質信可任大事乃進樞密使百官詣洪福院上章懿冊

退而立班奉慰宰相張士遜過崇勳園飲日中期不至
御史中丞范諷劾奏與士遜俱罷以同平章事河陽三
城節度使判許州翌日改陳州景祐初懷政家人訟寃
遂罷同平章事知壽州徙亳州復知陳州契丹將渝盟
朝廷擇將備邊崇勳請行復拜同平章事判定州既而
老不任事徙成德軍又徙鄭州坐其子宗誨納賕枉法
以左衛上將軍致仕改太子太保卒贈太尉諡恭密尋
改諡恭毅崇勳性貪鄙久任軍職當真宗時每對輒肆

言中外事喜中傷人人以是畏之在藩鎮日嘗役兵工作木偶戲人塗以丹白舟載鬻於京師

夏守恩字君殊并州榆次人父遇為武騎軍校與契丹戰歿時守恩纔六歲補下班殿侍給事襄王宮累遷西頭供奉官真宗即位四遷至北作坊使普州刺史帝幸澶淵守恩從行數見任使遷博州刺史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泰州防禦使帝不豫中宮預政以守恩領親兵倚用之擢殿前都虞候以安遠軍節度使

觀察留後管勾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事天聖初加步
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為永定陵總管雷允恭
邢中和徙皇堂穿地得水泉土石相半人疫功不就守
恩以聞允恭等伏誅徙節河陽三城歸本鎮知澶相曹
三州并代路馬步軍都總管歷天雄秦寧武寧節度使
為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守恩所至恃寵驕恣不法其
子元吉通賂遺市物多不予直定州通判李參發其贓
命侍御史趙及與大名府通判李鉞鞠問得實法當死

帝命貸之除名連州編管卒貶所

守贊字子美初守恩給事襄王邸王問其兄弟守恩言
守贊四歲而孤日侍王邸不得時撫養心輒念之王為
動容即日召入宮而憐其幼聽就外舍後二年復召入
王乳母齊國夫人使傳婢拊視之稍長習通文字王為
太子守贊典工作事及即位授右侍禁李繼遷叛命使
綏夏伺邊釁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祗候帝幸大名為駕
前走馬承受康保裔與賊戰沒部曲畏誅聲言保裔降

賊密詔守贇往察之守贇變服入營中廉問得狀還奏稱旨詔恤保裔家以守贇為真定路走馬承受公事帝幸澶淵及祀汾陰皆為駕前巡檢累遷東綾錦副使從幸亳州命修行宮轉崇儀使提舉倉草場帝甚親信之遣中使問守贇曰欲管軍乎為橫行使乎守贇曰臣得日近冕旒足矣尋遷西上閣門使提舉諸司庫務以右千牛衛大將軍昭州刺史為樞密都承旨兼領三班院每契丹使至與楊崇勳迭為館伴副使凡十餘年擢侍

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改馬軍并代州都總管累遷步軍馬軍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鎮東保大軍節度使俄以修大內勞除殿前都指揮使徙定國軍節度使守恩坐贓廢守贇亦以鎮海軍節度使罷管軍之本鎮踰年徙定州路都總管召知樞密院事既入見帝問西事守贇言平時小障屯兵馬不及千餘賊兵盛至固守不暇安能出鬪邪宜併其兵以據衝要伺便邀擊功或可成帝然之劉平石元孫敗人有以降賊誣告者守贇頗辨其

枉引康保裔事為質自請將兵擊賊換宣徽南院使陝西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命勾當御藥院張德明黎用信掌御劍以隨之然守贇性庸怯寡方略不為士卒所服尋詔駐軍河中居數月徙屯鄜州其子隨為陝西緣邊招討副使時晏殊宋綬知樞密院又召守贇同知院事隨卒守贇請罷以宣徽南院使天平軍節度使判澶州以疾徙相州疾稍平復為真定府定州等路都總管未至徙高陽關就判瀛州卒贈太尉

諡忠僖

隨字君正頗好儒術多從士大夫游以父蔭為茶酒班殿侍遷右班殿直仁宗在東宮為率府副率兼春坊謁者及即位除內殿承制閤門祇候累遷西上閤門使出為天雄軍兵馬鈐轄以母疾召還領三班院再遷四方館使營州刺史出知衛州真拜韶州團練使徙邠州遷秦州防禦使元昊反為廊延路副都總管隨本名元亨與元昊有嫌因奏改焉尋徙環慶路未幾復還廊延元

吳為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與同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隨曰此行間爾士彬與羗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衆知邪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後數日果擊賊斬首獲羊馬自效及守贇知樞密院事耀州觀察使知亳州劉平石元孫敗以隨知河中府守贇經略安撫陝西留領會靈觀事守贇還復為陝西副都總管兼緣邊招討副使帝曰朝廷方以邊事委卿卿毋以父在機密為嫌時隨已病次

陝州卒贈昭信軍節度使諡莊恪隨在邊陲無多戰功
然慎重少過

論曰曹利用投身不測之淵以口舌啖契丹使河北七
十年無鋒鏑之虞勲業固偉矣嶺南之戰亦豈可少哉
恃功怙寵禍萌而弗悟可悲也已者崇勲二夏奮閭茸
位將相皆驕侈貪吝恃私恩違清議君子所不取也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選為
散直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為三班差

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為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
常為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
金湯城掠宥州屠囂咩歲香毛奴尚羅慶七家口等族
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
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
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起馳赴衆爭前為用臨敵被髮
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為經略判官
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略使韓琦范仲淹

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

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

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西上閤門

副使擢秦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又

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仁宗以青數

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

昊稱臣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前都虞候

眉州防禦使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保大安遠二軍節度

觀察留後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
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常敕青傳樂除字青指其面曰陛
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願
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
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
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楊略等安撫經制蠻事師久無
功又命孫沔余靖為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為憂青上
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

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眙眙諸

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為軍未即
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為陣
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
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
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十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
中及偽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高夜
縱火燒城遁去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
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常為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黃

師宓等邕州城下斂屍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初青之至邕也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湧砦下汲之甘衆遂以濟復為樞密副使遷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賜第敦教坊優進諸子官秩初青既行帝每憂之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親信者不可雖飲食卧

起皆宜防竊發乃馳使戒之及聞青已破賊顧宰相曰
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
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
交趾為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
兵即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
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
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
啟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

略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恠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廼罷青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髭卒帝發哀贈中書令諡武襄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

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為人自以為不如也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賙其家事子詒詠並為閤門使詠數有戰功熙寧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將帥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終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遣使賫中牢祠其家

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六班散直隸狄青麾下築青澗招安砦遇夏兵三萬有馳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

關取其首及馬軍中因號曰張鐵簡以狀聞仁宗曰真
勇將也以為本路同巡檢從征儂智高抵歸仁驛賊列
三銳陳以逆官軍軍小卻玉率右廂突騎橫貫賊壘賊
大潰帝召見使作銳陳於殿廷下觀破賊之勢擢為廣
西鈐轄徙大名進龍神四廂都指揮使為副都總管諒
祚攻大順城玉以兵三千夜擊之驚潰而去累遷昭州
防禦使徙涇原熙寧中慶州卒叛玉襲逐于石門卒窮
蹙請降玉斬二百人坐奪職降為陵州團練使居數月

復之王韶開熙河王遷宣州觀察使為副都總管河北
置三十七將以王為第一將八為馬步軍都虞候卒贈
建雄留後

孫節開封人少隸軍籍以才勇補右侍禁與狄青同在
延州數攻破敵砦有功累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及青討
智高辟隸麾下至歸仁鋪節為前鋒直前搏戰賊銳甚
節鏖山下俄中槍而沒特贈忠武軍節度留後封其妻
為仁壽郡君官其子二人從子三人給諸司副使奉終

其喪

郭達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康定中兄遵死於敵錄達為三班奉職隸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勉以問學延安清剛社募兵誤殺熟羌將論死達請而免之活壯士十三人方議取靈武達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没人服其先見陳執中安撫京東奏為駐泊將執中與賓佐論當今名將共推葛懷敏達曰懷敏易與爾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始

怒居數日問曰君何以知葛懷敏非名將而敗事耶曰
喜功徼幸徒勇無謀可擒也執中歎曰君真知兵懷敏
既覆師矣為真定兵馬監押保州卒叛田況遣逵往招
之逵與亂者侍其臻嘗同事范仲淹馳至城下示以舊
所佩紫囊臻識之即與其黨韋貴史克順皆再拜邀逵
登城既見申諭禍福衆或疑不即下曰若降恐不免逵
請以身為質於是開城降論功加閤門祗候環慶兵馬
都監遭母憂不得解官凡三請乃許慶帥杜杞贐以錢

四十萬謝弗受卒喪為涇原都監拔古渭城轉通事舍
人徙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副吳奎使契丹值其主受尊
號入觀禮使還黜為汾州都監龐籍鎮河東俾權忻州
契丹來求天池廟地籍不能決以諉達達訪得太平興
國中故牘證為王土檄報之契丹愧伏湖北溪蠻彭仕
義叛加帶御器械為路鈴轄兼知澧州得蠻親信為鄉
導盡平諸隘遂破其所居桃花州仕義棄城走衆悉降
遷禮賓使徙南路鈴轄知邵州武岡蠻反達討平之累

遷容州觀察使仁宗山陵以達掌宿衛遷殿前都虞候
出為涇原路副都部署治平二年以檢校太保同簽書
樞密院旋出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達雖立軍功而驟
躋政地議者不厭諫官御史交論之不聽神宗即位遷
靜難軍留後召還言者復力爭乃改宣徽南院使判鄆
州至鄆七日徙鎮鄜延种諤受鬼名山降取綏州夏人
遂殺楊定朝論以邊釁方起欲棄綏達曰賊既殺王官
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

既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朝廷許之達曰此
止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遣其屬趙
嵩薛昌朝與夏使議唯言砦基嵩曰二砦之北舊有三
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
虜使驚不能對乃寢其請初詔焚棄綏州達匿而不下
至是帝問大臣皆莫知達始自劾向者違詔旨之罪帝
手詔褒答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詢易名山達曰詢庸人
也於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酋

無復敢向化矣達訶得殺楊定者首領姓名諜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達曰是且梟死囚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達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虜情得乃執獻之加檢校大尉雄武軍留後韓絳主种諤計圖橫山與達議出兵達曰諤狂生爾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怒以為沮撓奏召達還明年慶州亂出判永興徙秦州王韶開熙河達案其不法朝廷遣蔡確鞠之謂達誣罔落宣徽使知潞州徙太原復

宣徽使交趾李乾德陷邕管召為安南行營經略招討

使兼荆湖廣南宣撫使請廊延河東舊吏士自隨將行

宴於便殿賜中軍旗章劍甲以示寵次長沙先遣將復

邕廉至廣西討拔廣源州降守將劉應紀又拔決里隘

乘勝取枕榔門州大戰富良江斬偽王子洪真乾德窮

蹙奉表歸命時兵夫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

至是與賊隔一水不得進乃班師坐敗左衛將軍西京

安置屏處十年哲宗立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起知潞

州進廣州觀察使知河中辭歸洛改左武衛上將軍提
舉崇福宮卒輟視朝一日贈雄武軍節度使達忼慨喜
兵學神宗嘗訪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是特竒正相
生之一法爾因為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
達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
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按
之故臨陣皆盡其技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既斬李信劉
甫又欲罪鄜延都巡檢使白玉玉見達託以後事且泣

言不得終養母達哀之不遣申救甚力得免已而王大
提於新砦神宗謂達曰白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每
戰先招懷後戰鬪愛惜士卒不妄加誅戮其殺賊婦女
老弱者皆不賞雖坐征南無功久廢猶隱然為一時宿
將云

論曰宋至仁宗時承平百年武夫鷙卒遭時致位者雖
有之起健卒致政府隱然為特名將惟青與達兩人爾
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最後崑崙一

舉頗著奇雋攷其識量亦過人遠矣達料葛懷敏之敗
如燭照龜卜一時最為知名雖南征無功用達其長又
何尤焉

宋史卷二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十九

史部

宋史卷二百九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

吳育

宋綬

子敏求
從子昌言

李若谷

子淑孫壽
明復圭

王博文

王駿

吳育字春卿建安人也父待問與楊億同州里每造億
億厚禮之門下少年多易之億曰彼他日所享非若曹

可望也累官光祿卿以禮部侍郎致仕育少奇穎博學

舉進士試禮部第一中甲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歷知

臨安諸暨襄城三縣自秦悼王葬汝後子孫從葬皆出

宦官典護歲時上冢者往來呼索擾州縣育在襄城請

凡官所須具成數毋容使者妄索羊豕悉出大官由是

民省供費殆半宦官過者銜之或中夜叩縣門索牛駕

車育拒不應異時宗子所過縱鷹犬暴民田入襄城境

輒相戒約毋敢縱者舉賢良方正擢著作郎直集賢院

通判蘇州還知太常禮院奏定禮文名太常新禮慶歷
祀儀改右正言歷三司鹽鐵戶部二判官尋以本官供
諫職元昊僭號議出兵討之羣臣曰元昊小醜也旋即
誅滅矣育獨建言元昊雖稱蕃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
官且服叛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已僭輿服勢必不
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拊而收
之不報復上言宜先以文誥告諭之尚不賓姑嚴守禦
不足同中國叛臣亟加征討且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

者利於持重羗人剽悍多詐出沒不時我師乘銳見小利小勝必貪功輕進往往墮賊計中第嚴約束明烽候堅壁清野以挫其鋒時方銳意討之既而諸將多覆軍者久之無功卒封元昊爲夏國主如育所議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爲迨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治賞罰明將師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

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
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
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
德明廼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
乃得以利啗隣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
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誦廝囉及他蕃部離散其
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因錄上
真宗時通西域諸蕃事迹除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進

翰林學士累遷禮部郎中契丹與元昊構兵元昊求納款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羗失繼世兄弟之懽今二蕃自鬬鬬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煙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

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易育議尋知開封府居數日發大奸吏一流嶺外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帝遣他吏按之卒伏法時歲饑多盜育嚴賞功之法嘗得盜而未賞者一切賞之以明不欺慶歷五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居數月改參知政事山東盜起帝遣中使按視還奏盜不足慮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尊愛之此

可憂也帝欲徙二人於淮南育曰盜賊無足慮者小人
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可禦矣事遂寢章獻章懿太后
升祔真宗廟議者請覃恩且優賜軍士育曰無事而啟
僥倖誰爲陛下建此議者請治之已而外人多怨執政
者帝以語輔臣育曰此必建議者欲動搖上聽臣以身
許國何憚此耶向綬知永靜軍爲不法疑通判江中立
發其陰事因構獄以危法中之中立自經死綬宰相子
大臣有營助欲傳輕法育曰不殺綬無以示天下卒減

死一等流南方御史唐詢請罷制科帝刊其名付中書
育奏疏駁議帝因諭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內批行下
今乃知欺罔也育曰非睿聽昭察則挾邪蠹國靡所不
爲願出姓名按劾以明國法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
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左右皆失色育論辨不已乃請
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乃復以爲樞密
副使明年大旱御史中丞高若訥曰大臣喧爭爲不肅
故雨不時若遂罷昌朝而育歸給事中班未幾出知許

州徙蔡州設伍保法以檢制盜賊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徃招捕者十人至則以巡檢兵徃索之育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邪曰然曰育在此雖不敏聚千人境內毋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圖法相聚以利財錢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徃人相驚疑請留毋徃中使以爲然頃之召十人者至械送闕下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尋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徙陝州上書論詔獄曰先王凝旒黻纁不欲聞見人之過

失也設有罪即屬之有司楊儀嘗爲三司判官近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人人不測爲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止請求常事使道路衆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皆自危豈養廉耻示敦厚之道哉遷禮部侍郎知永興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辭且請便郡帝語大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因命知汝州遣內侍賜以禁中良藥會疾不已又請居散地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外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知

河陽民訟久不決多詣育訴育爲辨曲直判書狀尾堯
佐畏懼奉行復爲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陝
州進資政殿大學士召還判尚書都省一日侍讀禁中
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卿所當慎也育曰知而
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之明進一
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
構害公正可以自立百王之要道也帝數欲大用爲諫
官劉元瑜誣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除宣徽

南院使鄜延路經畧安撫使判延州夏人既稱臣而並
邊種落數侵耕爲患龐籍守并州欲築堡備之育謂要
契未明而亟城則羗人必爭爭而受患者必麟府也移
文河東又遺籍手書及疏於朝不報既而夏人果犯河
外陷驍將郭恩而太原將佐皆得罪去疾復作辭不任
邊事求解宣徽使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
河中府徙河南病革視事如平日因閹囚辨非罪竄舞
文吏二人已而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諡正肅育性

明果所至作條教簡疎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妄發發
即人不能撓辨論明白使人聽之不疑初尹開封范仲
淹在政府因事與仲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
多爲任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行之其在二府待問
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及出帥永興時
待問尚亡恙肩輿迎侍時人榮之晚年在西臺與宋庠
相唱酬追裴白遺事至數百篇體素羸少時力學得心
疾後得古方和丹砂餌之大醉一夕而愈後數發每發

數十日乃已有集五十卷弟充爲宰相自有傳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父臯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

賢院綬幼聰警額有奇骨爲外祖楊徽之所器愛徽之

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以故博

通經史百家文章爲一時所尚初徽之卒遺奏補太常

寺太祝年十五召試中書真宗愛其文遷大理評事聽

於秘閣讀書大中祥符元年復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

與父臯同職後賜同進士出身遷大理寺丞及祀汾陰

召赴行在與錢易陳越劉筠集所過地志風物故實每
舍止即以奏將祠亳州太清宮以簽書亳州判官事入
為左正言同判太常禮院久之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
歲下赦令釋逋負後期末報者六十八州請於諸路選
官考覈期半月以聞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蠲積負
數百萬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兼史館修撰王清昭
應宮判官累遷戶部郎中權直學士院同修真宗實錄
進左司郎中遂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勾當三班院

始詔讀唐史固求解三班以顯進講同修國史遷中書舍人昭應宮災罷二學士踰年復翰林學士史成遷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時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而仁宗未嘗獨對羣臣也綬奏言唐先天中睿宗爲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除三品以下官決徒刑宜約先天制度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改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太后崩帝思綬言召還將大用而宰相

張士遜沮止之復加翰林侍讀學士詔定章獻明肅章懿太后祔廟禮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廟故事請別築宮曰奉慈廟以安神主事多采用始置端明殿學士以命綬綬固辭又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務內外延首思見聖政宜懲違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以輔陛下之治耶頃太后朝多吝除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者

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朋黨罔上何以得此朋黨之爲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帝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己意以進退人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寢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濟爲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朋黨尤盛王室遂卑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齊綱紀正在今日張士遜罷乃拜綬參知政事初有詔罷修寺觀而章惠太后

以舊宅爲道觀諫官御史言之帝曰此太后奩中物也
諫官御史欲邀名邪綬進曰彼豈知太后所爲哉第見
興土木爲違近詔即論奏之且事有疑似彼猶指爲過
或陛下有大闕失近臣雖不言然傳聞四方爲聖政之
累何可忽也太祖常謂唐太宗爲諫官所詆不以爲愧
何若動無過舉使無得而言哉郭皇后廢帝命綬作詔
云當求德閥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
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

乎後數日王曾入對又論奏之帝曰宋綬亦如此言時
大臣繼有論者卒罷之帝春秋富天下久無事綬慮宴
樂有漸乃言人心逸於久安而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
於無事銷變於未萌事至而應不亦殆與臣願飭勵羣
司不以承平自怠又上馭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
機貴乎斷非謀先乎密能守則奸不能移能斷則邪不
能惑能密則事不能撓願陛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閒聲
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四時保養聖躬宗社之休也再

遷吏部侍郎時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同綬多是夷簡而參知政事蔡齊間有所異政事繇此依違不決於是四人者皆罷綬以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留侍講筵權判尚書都省歲餘加資政殿大學士以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敗沒帝以手詔賜大臣居外者詢攻守之策綬畫十事以獻復召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時綬母尚在綬既得疾不視事猶起居自力區處後事尋卒贈司徒兼侍中諡宣獻綬

性孝謹清介言動有常爲兒童時手不執錢家藏書萬餘卷親自校讎博通經史百家其筆札尤精妙朝廷大議論多綬所裁定楊億稱其文沈壯淳麗曰吾殆不及也及卒帝多取其書字藏禁中初郊祀綬攝太僕卿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辨洽因上所撰鹵簿圖十卷子敏求敏求字次道賜進士及第爲館閣校勘預蘇舜欽進奏院會出簽書集慶軍判官王堯臣修唐書以敏求習唐事奏爲編修官持祖母喪詔令居家修書卒喪同知太

常禮院石中立薨子繼死無他子其孫祖仁疑所服下

禮官議敏求謂宜爲服三年當解官斬衰同僚援据不

一判寺宋初是其議遂定爲令加集賢校理從宋庠辟

通判西京爲羣牧度支判官墜馬傷足出知亳州治平

中召爲仁宗實錄檢討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

寺英宗在殯有言宗室服踈者可嫁娶敏求以爲大行

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

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異貶秩知絳州王珪范鎮乞留

之使成實錄神宗曰典禮國之所重而誤謬如是安得
無責然敏求議初不誤曾公亮惡禮院劉瑾附敏求爲
說故因是去之是歲即詔還徐國公主以夫兄爲姪奏
官敏求疏其亂天倫執正之王安石惡呂公著誣其言
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出
知潁州敏求當草制安石諭旨使明著罪狀敏求但言
敷陳失實安石怒白於帝命陳升之改其語敏求請解
職未聽會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敏求封還詞頭遂

以本官右諫議大夫奉朝請策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
語切直擢寘優等安石愈怒罷文仲人爲敏求懼帝獨
全護之除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鄧潤甫爲帝言比羣
臣多尚告訐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士以變薄俗
乃加敏求龍圖閣直學士命修兩朝正史掌均國公牋
奏元豐二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部侍郎敏求家藏書
三萬卷皆略誦習熟於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正
焉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他所著書甚

多學者多咨之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舉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又州郡有學舍而無學官故士輕去鄉里以求師請置學官後頗施行之族弟昌言

昌言字仲謨以蔭爲澤州司理參軍州有殺人獄昌言疑其冤堅請迹捕果得真犯者稍遷河陰發運判官自濟源之官見道上棄屍若剮剝狀者甚衆竊歎郡縣之

不治既至河陰得凶盜六輩殺人而鬻之如是十餘年
掩其家猶得執縛未殺者七人縣吏與市井少年共爲
脰索昌言窮治其淵藪皆法外行之而流其家人擢都
水監丞熙寧初河決棗彊而北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
口西岸新灘立土約障水使之東流候稍深即斷北流
縱出葫蘆下流以除恩冀深瀛水患詔從之提舉河渠
王亞以爲不可成不如修生隄朝廷遣翰林學士司馬
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決口塞光奏昌言獨有功若

與同列均受賞恐不足以勸詔理提點刑獄資序遷開
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監汴水漲昌言請塞訾家口已而
汴流絕監丞侯叔獻唱爲昌言罪昌言懼求知陝州歷
濮冀二州河決曹村召判都水監往護河堤靈平埽成
轉少府監卒贈絹二百匹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少孤游學依姻家趙況於洛
下遂葬父母緱氏舉進士補長社縣尉州葺兵營課民
輸木檟尉受之而吏以不中程多退斥欲苛苦輸者因

以取賕若谷度材別其長短大小爲程置庭中使民自輸改大理寺丞知宜興縣官市湖狀茶歲約戶稅爲多少率取足貧下若谷始置籍備勾檢茶惡者舊沒官若谷使歸之民許轉賣以償其數知連州真宗將朝謁太清宮選通判亳州累遷度支員外郎權三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會河決白馬調取芻槌同列盧士倫協三司意趣刻擾州縣而若谷寬之士倫不悅構於朝徒知陝州盜聚青灰山久不散遣牙吏持榜招諭之盜

殺其黨與自歸改梓州天聖初判三司戶部勾院使契
丹陞辭不俟垂簾請對廼遽詣長春殿奏事罷知荆南
士族元甲恃蔭屢犯法若谷杖之曰吾代若父兄訓之
爾王蒙正爲駐泊都監挾太后姻橫肆若谷繩以法監
司右蒙正奏徙若谷潭州洞庭賊數邀商人船殺人輒
投屍水中嘗捕獲以屍無驗每貸死隸他州既而逃歸
復攻劫若谷擒致之磔於市自是寇稍息累遷太常少
卿集賢殿修撰知滑州河齧韓村堤夜馳往督兵爲大

埽至旦堤完以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州有東西兩城夾

河秋夏水溢岸輒圯役費不可勝紀若谷乃制石版爲岸押以巨木後雖暴雨不復壞官倉依山而貯穀少若谷使作露囤囤可貯二萬斛他郡多取法焉遷給事中知壽州豪右多分占芍陂陂皆美田夏雨溢壞田輒盜決若谷擅冒占田者逐之每決輒調瀕陂諸豪使塞堤盜決乃止加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卒挽舟過境寒瘠甚者留養視之須春溫遣去民旬於道者以分隸諸僧

寺助給春爨還勾當三班院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

府貴人多葬洛陽敕使須索煩擾若谷奏令鴻臚預約
所調移府逆爲營辦改樞密直學士知并州民貧失婚
姻者若谷出私錢助其嫁娶贅婿亡賴妻去爲立期
不還許更嫁并多降人喜盜竊籍累犯者以三人爲保
有犯并坐之悛者削去籍名進尚書工部侍郎龍圖閣
直學士知開封府拜參知政事建言風俗媿惡在上之
人作而新之君子小人各有其類今一目以朋黨恐正

人無以自立矣帝悟爲下詔諭中外以耳疾累上章辭
位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以太
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諡康靖若谷性資
端重在政府論議常近寬厚治民多智慮愷悌愛人其
去多見思少時與韓億爲友及貴顯婚姻不絕焉子淑
淑字獻臣年十二真宗幸亳獻文行在所真宗竒之命
賦詩賜童子出身試秘書省校書郎寇準薦之授校書
郎館閣校勘乾興初遷大理評事修真宗實錄爲檢討

官書成改光祿寺丞集賢校理爲國史院編修官召試
賜進士及第改秘書郎進太常丞直集賢院同判太常
寺擢史館修撰再遷尚書禮部員外郎上時政十議改
知制誥勾當三班院爲翰林學士進吏部員外郎會若
谷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加端明殿學士若谷罷進本
曹郎中典豫王府章奏以右諫議大夫知許州歲饑取
民所食五種上之帝惻然爲蠲其賦權知開封府復爲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言者指其在開封多褻近吏人改

給事中知鄭州徙河陽轉尚書禮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罷端明殿學士判流內銓復加端明殿學士初在鄭州作周陵詩國子博士陳求古以私隙訟其譏訕朝廷除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累表論辦不報乃請侍養明年復端明侍讀二學士判太常寺父喪免官終喪起復再爲翰林學士諫官包拯吳奎等言淑性姦邪又嘗請侍養父而不及其母罷翰林學士以端明龍圖閣學士奉朝請丁母憂服除爲端明侍讀二學士遷戶部侍

郎復爲翰林學士而御史中丞張昇等又論奏之不拜
除兼龍圖閣學士由是壹鬱不得志出知河中府暴感
風眩卒贈尚書右丞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
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諮訪制作誥命爲時所稱其他文
多裁取古語務爲奇險時人不許也初宋郊有學行淑
恐其先用因密言曰宋國姓而郊者交非善應也又宋
初作張貴妃制故事妃當冊命初疑進告身非是以淑
明典故問之淑心知其誤謂初曰君第進何疑邪初遂

得罪去其傾側險陂類此嘗修國朝會要三朝訓鑒圖
閣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格又獻繫訓三篇所著別集
百餘卷子壽朋復圭

壽朋字延老慶歷初與弟復圭同試學士院賜進士出
身判吏部南曹使行諸陵奏言昭憲皇后誕育二聖爲
國文母獨以合葬安陵不及時祭請更其禮從之遷羣
牧判官擊斷敏甚皇城卒邏其縱遊無度出知汝州盡
推職田之入歸前守楊畋畋死又經理其家以饑歲營

州解勞民降爲荊門軍歷開封府推官戶部判官知鳳
翔府滄州滄地震壞城郭帑庾壽朋以席爲屋督吏索
繕葺未數月復其舊括蕪田三萬頃縱民耕擇其壯者
使習兵河方北涌隨塞之故道陋壽朋度必東潰諭居
人徙避後三縣四鎮果墊焉司馬光出使薦其能加直
史館入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進戶部鹽鐵副使性疎
雋任俠奉祠西太一宮飲酒食肉如常時暴得疾卒詔
中使撫其孥賜白金三百兩

復圭字審言通判澶州北使道澶民主驛率困備豪杜

氏十八家詭言唐相如晦後每昧吏脫免復圭按籍役

之知滑州兵匠相忿鬪揮所執鐵椎椎殺爭者於廳事

立斬之徙知相州自太宗時聚夏人降者五指揮號聽

子馬子弟相承百年無他役復圭斥不如格者選能騎

射士補之爲度支判官知涇州始時二稅之入三司移

折已重轉運使又覆折之復圭爲奏免民立生祠歷湖

北兩浙淮南河東陝西成都六轉運使浙民以給衛前

役多破產復圭悉罷遣歸農令出錢助長召人承募民
便之瀕海人賴蛤沙地以生豪家量受稅於官而占爲
已有復圭奏蠲其稅分以予民熙寧初進直龍圖閣知
慶州夏人築壘於其境不犯漢地復圭貪邊功遣大將
李信帥兵三千授信以陣圖使自荔原堡夜出襲擊敗
還復圭斬信自解又欲澡前耻遣別將破其金湯白豹
西和市斬首數千級後七日秉嘗舉國入寇御史謝景
溫劾復圭擅興致士卒死傷邊民流離謫保靜軍節度

副使歲餘知光化軍張商英言夏人謀犯塞之日久矣
與破金湯適相值非復主生事乃召判吏部流內銓知
曹蔡滄州還爲鹽鐵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荆南卒復
主臨事敏決稱健吏與人交不以利害避然輕率躁急
無威重喜以語侵人獨爲王安石所知故既廢即起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祖諫給事太宗藩邸爲西
京作坊副使博文年十六善屬文舉進士開封府以回文
詩百篇爲公卷人謂之王回文淳化三年太宗親試進

士以年少罷歸後諫卒官廬州州守劉蒙叟爲言召試

舍人院爲安豐主簿歷南豐尉有能名調南劍州軍事

推官改大理寺丞監荆南權貨務遷殿中丞陳堯咨薦

之試中書賜進士第擢知濠州歷真州真宗幸亳權江

淮制置司事改監察御史梓州路轉運使以疾請出知

海州徙密州負海有鹽場歲饑民多盜鬻吏捕之輒抵

死博文請弛鹽禁候歲豐乃復從之除殿中侍御史天

禧中朱能王先在長安僞爲乾祐天書事覺能既敗死

先與其徒就禽詔博文乘驛按劾博文唯治首惡脅從者七人得以減論還爲開封府判官丁母憂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氏改適韓氏及博文在朝謂子無絕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古之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爲非禮服除爲三司戶部判官出爲河北轉運使遷侍御史陝西轉運使屬羌撒逋渴以族落數千帳叛既又寇原州柳泉鎮環州鶻鵠泉砦

梧州刺史杜澄內殿崇班趙世隆戰沒博文劾奏內侍
都知周文質押班王懷信爲涇原環慶兩路鈐轄提重
兵駐大拔砦玩寇逗留耗用邊費請用曹瑋田敏代既
而文質懷信坐法遂以瑋知永興軍使節制邊事會瑋
病不行又用敏爲涇原路總管寇遂平遷尚書兵部員
外郎爲三司戶部副使再遷戶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判
吏部流內銓權發遣三司使事與監察御史崔暨內侍
羅崇勳同鞫真定府曹汭獄及還權知開封府進龍圖

閣直學士知秦州爲走馬承受賈德昌所毀徙鳳翔府
又徙永興軍明年德昌以贓敗改樞密直學士復知秦
州初沿邊軍民之逃者必爲熟戶畜牧又或以遣遠羗
易羊馬故常沒者數百人其禽生羗則以錦袍銀帶茶
絹賞之閒有自歸而中道爲夏人所得亦不能辨坐法
皆斬博文乃遣習知邊事者密持信紙往招至則悉貸
其罪由是歲減殊死甚衆朝廷下其法旁路又言河西
回鶻多緣互市家秦隴間請悉遣出境戒守臣使譏察

之再遷右諫議大夫以龍圖閣學士復知開封府都城
豪右邸舍侵通衢博文製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
之月餘畢出知大名府遷給事中召權三司使遂同知
樞密院事踰月而卒帝臨奠贈尚書吏部侍郎博文以
吏事進多任劇繁爲政務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
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然治曹汭
獄議者多謂博文希太后旨縱崇勲傳致其罪子疇
疇字景彝以父蔭補將作監主簿中進士第累遷太常

博士翰林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薦疇勾當公事時有宦官同提舉者疇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大夫而爲閹人指使則疇實耻之用賈昌朝薦改編修唐書仁宗獵近郊疇引十事以諫皇祐中手詔禁貴戚近習私謁者疇獻聖政惟公頌召試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允良訴其叔父死疑爲仇家所毒請發棺驗視衆欲許之疇獨不可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屍且安知非允良有姦窮治果與其叔父家

有怨歷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權判吏部流
內銓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陳升之拜樞密副
使諫官御史唐介等奏彈升之不當大用朝廷持不行
介等爭數月不已廼兩罷之而論者謂介等爲衆人遊
談所誤疇疏言浮華險薄之徒往來諫官御史家擠
人罪寔以成俗請出詔戒勵從之遷給事中英宗既即
位感疾皇太后垂簾聽政其後帝疾平猶未御正殿疇
上疏請御朝聽政及永昭陵復土祭仁宗虞主於集英

殿以宗正卿攝事疇奏曰人子之葬其親送形而往迎神而返故虞祭所以安神也位尊者禮重禮重者祭多故天子之虞數至於九今山陵嗣君不得親往則道路五虞理可命宗正攝事若神主既至則四虞之祭雖或聖躬未寧亦宜勉強況陛下在藩邸以好古知禮仁孝聰明聞於中外此先帝所以託天下也臣願始終令德以全美名帝既視朝前後殿而於聽事猶持謙抑疇復上疏曰廟社擁祐陛下起居安平臨朝以時僅踰半載

而未聞開發聽斷德音過塞人情缺然伏望思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勉於聽決大政以慰母后之慈勿爲疑貳謙抑自使盛德聞然不光未幾又上疏曰董仲舒爲武帝言天人之際曰事在勉強而已勉強學問則聞見廣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陛下起自列郡光有天命然而祖宗基業之重天人顧享之際所以操心治身正家保國者尤在於勉強力行也陛下昔在宗藩已能務德好

學語言舉動未嘗越禮是天性有聖賢之質自疾平以
來於茲半歲而臨朝高拱無所可否羣臣關白軍國之
政者日益至其請人主裁決者日益多然猶聖心盤桓
無所是非者何也得非以初繼大統或慮未究朝廷之
事故謙抑而未皇耶或者聖躬尚未寧而不欲自煩耶
抑有所畏忌而不言耶苟爲謙抑而未皇則國家萬務
日曠月廢其勢將趨於禍亂無疑也若聖躬未能寧則
天下之名醫良工日可召於前而方技不試藥石不進

養疾於身坐俟歲月非求全之道也苟有所畏忌而不
言則又過計之甚也今中外之事無可疑畏臣嘗爲陛
下力言之矣陛下何不坦心布誠廓開大明以照天下
外則與執政大臣講求治體內則於母后請所未至延
禮賢俊諮訪忠直廣所未見達所未聞若陛下朝行之
則衆心夕安矣況陛下向居藩邸日夕於側者惟一二
講學之師與左右給使之入耳修身行己德業日新而
知者無幾則是爲善多而得名常少也然而終能德成

行尊美名遠聞此先帝之所以屬心也今處億兆之上
有一言動則天下知之簡冊書之比之於昔是善行易
顯而美名易成也然而尚莫之聞者是不爲爾非不能
也有始有終者賢聖之能事在陛下勉強而已疇又上
疏欲車駕行幸以安人心時大臣亦有請帝乃出禱雨
都人瞻望驩呼數日皇太后還政疇又上疏請詔二府
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歲
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衛之等威百司拱擬之制度他時

尊稱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典凡可以稱奉親之意者
皆宜優異章大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德昭於天下
矣時詔近臣議仁宗配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
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祀神州
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
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而學士王珪等與禮官
上議以謂季秋大饗宜以仁宗配為嚴父之道知制誥
錢公輔獨謂仁宗不當配祭疇以謂珪等議遺真宗不

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
乃獻議曰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配饗明堂以符大易
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倣
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祀
神州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
澤流光聖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爲失禮導
陛下爲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爲甚因此公輔不悅而朝
廷以疇論事有補帝與執政大臣皆器異之遷翰林學

士尚書禮部侍郎同提舉諸司庫務數月拜樞密副使
於是公輔言疇望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
引近臣可爲輔弼者公輔坐貶疇在位五十五日卒帝
甚悼惜之臨哭賜白金三千兩贈兵部尚書諡忠簡疇
名臣子性介特勵風操喜言朝廷事好治容服坐立疑
然言必文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麗其執政未久
終於位及所享壽類其父云

王駿字總之趙州臨城人七歲喪父哀毀過人既長狀

貌奇偉舉進士授婺州觀察推官代還真宗見而異之
特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祁縣通判湖州再遷太常博
士提點梓州路刑獄權三司戶部判官使契丹還判都
磨勘司以尚書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方
調兵塞決河而近郡災歉民力彫敝請罷土木之不急
者三司節度副使樞密使曹利用得罪駿以同里爲利
用所達黜知湖州徙蘇州還爲三司鹽鐵副使時龍圖
閣學士馬季良方用事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

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挾章獻嬭家衆莫敢迂
其意駸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體耶擢天章閣待制
判大理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安撫淮南權判吏部流
內銓累遷刑部益利路旱饑爲安撫使以左司郎中樞
密直學士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爲亂者
駸潛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
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即戮之及旦人莫知也
其爲政有大體不爲苛察蜀人愛之拜右諫議大夫同

知樞密院事景祐五年參知政事明年遷尚書工部侍

郎知樞密院事天聖中醜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謂

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醜曰何以教之瑋曰吾

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

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

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

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醜殊未以

爲然也比再入樞密元昊反帝數問邊事醜不能對及

西征失利議刺鄉兵又久未決帝怒駿與陳執中張觀
同日罷駿出知河南府始歎瑋之明識未幾得暴疾卒
贈戶部尚書諡忠穆駿少時館禮部尚書王化基之門
樞密副使宋湜見而以女妻之宋氏親族或侮易之化
基曰後三十年駿富貴矣果如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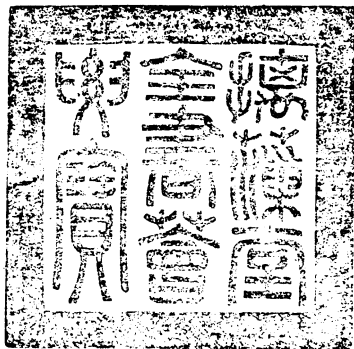
論曰吳育剛毅不撓而設施無聞其才不逮志者與宋
綬博洽明敏若谷務長厚博文習吏事當仁宗時先後
與政僅能恭慎寡過保有祿位施及後嗣敏求淑俱練

達典故傳以文采而淑以傾險敗德視疇之介特數建
忠謀則賢不肖之相去遠矣王駸不留意曹瑋之言卒
以昧於邊事見黜宜哉

宋史卷二百九十一

謹案卷二百九十一第二十頁後二行復圭按籍
役之刊本按訛控今改

[illegible]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陳 墉

謄錄監生 臣 朱 烺